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enclosed in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a library stamp or title.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wo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top column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上海' (Shanghai) and the bottom column contains '圖書館' (Library). The text is faint and appears to be a stamp or bleed-through from another page.

左札附石經札序

同書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元和錢子文秀才曩隸余正誼講席余移紫陽君亦
從而易焉但知其文之醇雅人之修飭而未知生平
於考訂之學甚深究也丁未夏出左札一編相質有
總札有條札急加披閱持論允當甚足啟發我心其
總札內辨宋儒夏時冠周月以爲春秋系國史斷用
周正固昔賢所曾論及而君獨詳其二云經書春王正
月左氏釋之曰周正月一語破的似預料後世聚訟
而截其流者又引昭十七年傳梓慎之言尤皎然明
白惟虞他記載或偶歧異案逸周書周月解云夏數

得天百王所同殷周雖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
時巡守蒸享猶自夏焉君未之引兼得此證可見諸
經紀時候之用夏正原通乎民俗並行不悖若隱三
年夏四月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注訓取爲
芟踐恐轉啟主夏正者之議余謂此傳也非經也傳
述事與經差兩月往往而有是不足以爲難也條札
內如晉以僖侯廢司徒杜云廢爲中軍義本非君據
史記留侯世家張良爲韓申徒漢書作司徒韓爲晉
後晉改司徒爲申徒而韓仍其舊此說正合觀傳下
文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二

者例同何杜解各異孔氏正義知杜之誤因不釋中
軍而於先君獻武廢二山引晉語魯人以其鄉對謂
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則司徒爲
申徒司空爲司城晉易上字宋易下字二名不偏諱
也王符潛夫論曰沛公使張良與韓信略定韓地拜
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後作
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
都也案符以信都爲俗音亦未然古屈申字本作信
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可證司申雙聲都徒疊
韻乃由來通音假借之法故司徒以官爲氏或作申

屠漢有申屠嘉申屠蟠是已雖然此猶其易曉者總
札內又舉禮記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謂禮經定
於漢儒未必盡合三代之制引襄十二年傳吳子壽
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杜以爲文王廟昭十八年鄭火
徙宗祏於周廟杜以爲厲王廟案杜注或可駁而左
氏本文明云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
臨於周公之廟分割至悉且鄭之火也必祖廟距火
近恐及而周廟別一地故可徙宗祏倘非厲王之廟
將徙於何所正義又引哀二年蒯瞶禱云敢昭告皇
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

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其無功德非王命而自立者
則爲非禮夫周公有功德並賜天子禮樂故魯爲宗
國原不與他國同卽康叔爲開國時佐命非尋常可
比厲王則已歷數世并不稱有道而立周廟何豈桓
公與子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周人賢之爲賦緇衣遂
邀王命與蓋嘗反覆推求王子始封不得無祭祀之
禮無周廟將禴祠烝嘗四時俱赴周京僕僕道途何
由理國事竊意王子就封祭出王凡國皆然然惟始
封之君一代逮其旣薨繼世者自立廟奉始封之君
爲太祖閱五世乃備二昭二穆而太祖之位不改所

謂別子爲祖也至於周廟則有其舉之莫敢廢要不
敢以所出之王爲祖而名之曰周廟示周之所立如
豐有文王廟洛邑有文武廟之類以別於國之祖廟
此卽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也據此則顧亭
林日知錄云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語亦
正通若蒯瞶之禱非以文王爲太祖廟特禱祀之辭
不稱祖而將何稱余并疑宋祖帝乙雖二王之後顧
與鄭祖厲王連言或亦先立帝乙之廟如周廟及繼
世而奉微子爲太祖但無明文可據耳禮記下文云
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

桓始也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
焉案記專指大夫未言諸侯當以諸侯本有出王之
廟而大夫近在本國宜與祭於公不得私立出公之
廟立之則爲僭乃正義又援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謂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
立所出宗廟而復申之曰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
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是卽余前所云諸侯之事
而非屬大夫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
沃君之宗雖係別邑亦晉君非大夫也果如正義之
言則三桓不得云僭惟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

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鄭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似祖王之廟王朝卿士或有之王朝卿士食采略與諸侯等孟子所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然鄭又云祭祀王皆賜禽焉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蓋事皆掌於都宗人是其祭仍朝廷自領之非王子弟所主況侯國公子爲大夫安得於所食采地亦立出公之廟實孔氏之謬也統而觀之周禮禮記左傳逮諸儒論說屢經紬繹仍恐參錯今抒己見終不敢臆決姑存疑以俟達識條札內又因孔子之先得氏多不可解而引史記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獨不及孔父疑之誠是也據家語孔父嘉始以孔爲氏則推原世系斷無不稱孔父之理且防叔已爲魯人乃上紀宋人突云孔防叔似防叔始得氏者何史公昧昧若是余謂孔字下必有脫文案史記一書錢竹汀少詹攷異摘其躋駁者不一而足近梁氏玉繩復有志疑之作卽以世家論於孔子去魯返魯年歲每多舛互既有舛互安必無遺脫則謂爲脫文殆非無稽而他家皆未及亦闕事也家語言孔父後尙有兩代曰木金父曰睪夷然後至防叔潛夫論志氏姓同惟睪夷作祁父爲異

江慎修曰祁父蓋卽畢夷之字也竊意此處當作宋人也曰孔父嘉嘉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云云庶幾補史公疎漏至於奔魯之始潛夫論以爲防叔此本於世本而商頌及左穀桓元二疏禮儒行孝經疏家語本姓唐書世系表皆沿而不察梁氏謂華督之難孔氏應卽出奔奚待三世而後適魯惟杜注昭七年傳云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最爲明確蘇氏古史路史後紀胡氏仔孔子編年並從之如此於情事方合且潛夫論又云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此亦非也士雖降於大夫而孟子論周

室班爵祿上士中士下士與君卿大夫共列六等焉得云滅惟木金父奔魯已非宋人乃可云滅於宋此則正可爲木金父卽奔魯之證然潛夫論指爲防叔者殆因金父畢夷避難流離初至魯魯人未知迨防叔爲防邑大夫始與朝列溯其源實自宋來遂以奔魯屬之防叔耶援是闡明而君所云未解者亦可備一解矣余喜君讀書勤慤聊舉數端不惜繁瑣用相輔翼其餘徵引前儒及近代諸家之說或是或否皆出己意斷制足見能自尋間不徒依附而於歲星之超辰分野之次舍亦多推及君別箸鈍研卮言一編

象緯坤輿尤徵精覈知此道夙所究心是札尙爲未
定之本增積久倍益擴充更烏可量末附石經札二
卷余曾覩漢魏殘字暨孟蜀所刻偶存數紙獨唐開
成石經頗完好樹諸西安學宮適門下士濰縣劉次
白撫軍任陝臬時屬購全搨竟捆載至蘇欲整理而
無暇有此札參稽板本凡補碑磨改旁添一一讎勘
極臻細密其尤堪誦將伯助予之詩也夫道光二十
有七年秋八月涇蘭坡朱珩序於吳門紫陽書院

自序

綺少承庭訓初讀左氏春秋先子手自繕寫一部
以經文冠於當篇之首俾合屬辭比事本指密行細
楷日書數葉晝或不暇必於鐙下補之目爲之昏弗
卹也字有歧異擇善而從講授時遇杜解未安參考
孔疏及諸家之說課餘則貫穿後先究論其人事之
得失每謂古今政事文章左氏包括已盡漢以後紀
事纂言兩家莫能越其範圍當時提命雖詳未皇著
錄綺年稍長於此經遂有當陽之癖繼獲開成石經
摘其勝於版刻者數十科自後課授生徒每有心得

輒於書眉條記合而錄之積條成卷此札之所由名也迨平林文忠公撫吳甄隸正誼書院肄業時山長爲涇縣宮贊朱蘭坡夫子耆儒碩望經術閎深謁見時詢及時文之外涉獵何書時綺方搜羅勝國軼事遂以閱明史對謂師曰習史不如習經卽習史亦宜究心馬班足爲文章根柢綺退而私念曰夫子殆有以教我矣左氏一書實卽經中之史遂專意卒業是經就前所錄本深思博考續有所得隨時益之十餘年積有四卷歲丁未蘭坡師已移主紫陽講席錄以求正師欣然作序洋洋二十餘言褒其是

補其略正其失并望其增積擴充且畀以所著小萬卷齋詩文集此序旋刻入續集中綺書迄今又越十年屢次增易定爲七卷其論非一事非一時者曰總札專解一辭專析一疑者曰條札以唐石經與今本究其異同辨其汨亂曰石經札各分上下卷又集塾中諸課本正其訛舛別爲一卷附於後統名爲左傳札記其中爲序所論及者仍舊橐以存其真弗敢改易殺青旣竟半生心力實賴於斯惜乎或師自戊申歸宛陵皋比甫離梁木旋壞而先子亦僅見初橐曾爲指易數字俱不獲睹其成書更爲訓定回首

淵原所自能勿泣然先子諱上一字輩行士下一
字左金右全字南三號春圃吳庠文學自婁關遷居
浦莊故里學行爲儒林推重晚年隱居樂道怡情詩
酒有陶元亮風壽八十有四所存詩曰春圃唵草弱
冠游川中箸有蜀行述略古人成書類有自序遡其
世澤是書仰承先志尤不敢不謹述厓略云
咸豐七年丁巳冬十月元和錢綺自序於鈍研廬

左傳札記鑒定參校爵里姓氏
先達鑒定

宮贊涇縣朱蘭坡老夫子

中堂常熟翁二銘老夫子

侍讀陽湖趙伯厚老夫子

刺史長洲宋于庭先生

宮允吳縣馮景亭先生

同學參校

吳縣徐子蘭 名養浩

元和顏鄂卿 名寶恩

元和顧仰潛 名鳳翥

長洲汪書齡 名洛

長洲汪仲嘉 名溥

元和趙馥厂 名思燮

吳縣馬朵菴 名奎

元和蔡穀生 名傳藻

吳縣項雨峰 名寶琳

宮贊

武教

玉樹

左傳札記卷第一

元和錢綺學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總札

左傳之作漢儒相傳為左邱明其時代則司馬遷劉歆班固皆以為與孔子同時然不明言為孔子弟子惟杜預序以為受經於仲尼而朱子則謂楚左史倚相之後郝仲輿則謂出三晉辭人之手以今攷之趙襄子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而傳已稱其謚且屢言齊陳氏晉三家得國之徵必及見三家分晉田何襲齊者三晉之命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

去獲麟七十八年田齊之命侯在安王十六年去
獲麟九十五年其人必非與孔子同時王應麟以
爲田齊三晉之徵非左氏原本亦屬懸揣要之左
氏雖非孔子弟子必爲魯史官而受學於孔門諸
賢者蓋春秋藏於魯太史氏未必遠播楚與三晉
况聖學之傳多在齊魯其爲魯人無疑古者星歷
卜筮悉與史官聯職傳於天象鬼神怪異夢卜言
之特詳其爲史官又無疑其續經至孔子卒以示
尊聖又多述夫子論斷若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之爲仁皆能證爲古語必實聞孔門緒論

於子貢季路冉有諸賢亦時寓尊崇之意其爲受
學於孔門弟子又無疑惟左邱明之名見於論語
孔子稱名相比其人似在孔子之前若云別一左
邱明不應左邱僻姓而兩人同名國語與傳亦似
非一手太史公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後人遂有
盲左之號不知本名明而失明乎抑因失明而名
明乎殊不可解總之古人著書非如後人之自署
姓名作傳者是否爲左邱明蓋不可知而書之名
左氏傳必相傳無訛經師避聖諱省一字之說亦
不確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作傳者殆世爲左

史之官者與
左氏公羊穀梁三家雖同名爲傳而其體迥別左氏
詳於記事史體也司馬氏列傳因之公穀重在解
經訓詁體也毛氏詩故訓傳因之春秋爲記事之
書左氏詳其顛末則善惡益顯故較二傳爲優後
世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司馬溫公之通鑑
專仿左傳者也王通之元經朱子之通鑑綱目則
兼仿經傳者也史家不外紀傳編年兩體左傳一
書實爲編年諸史之祖

趙雲崧觀察陔餘叢考云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

最先出而始終不得立學官許氏說文解字序云
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蒼厯秦至漢文帝時
爲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
諸經博士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致
諸儒忿爭光武中興韓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
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封卒尋
廢肅宗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章帝亦詔
選高才生習左氏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終
不立學官也參攷兩漢書趙氏之言實有確據蓋
漢世學者各以本經爲利祿之階因左氏文繁難

習且與二傳抵牾恐妨其素習故抑之不遺餘力然河間獻王特立左氏春秋博士於其國賈誼首為訓故太史公作史記於春秋時事大半取材左傳班固作古今人表尊左邱明於第二等而公羊子穀梁子則在第四等許慎說文解字引左傳多至二百五十三條而引公羊僅五條引穀梁僅二條賈逵服虔皆為左氏訓釋逵又受詔列公穀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長義鄭康成亦作箴膏肓以解何休所詆然則漢人雖重公穀而擯左氏其時二三大儒固未嘗不尊崇而深信也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

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陸德

明經典序錄言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椒鐸鐸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况况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傳漢丞相武威張蒼

貫公陸氏云誼孫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

陰令授清河張禹師古曰非成禹與蕭望之同時

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後望之為太

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

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

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翟方進尹咸學由是言左氏者本之
賈護劉歆左氏授受源流在西漢者如此至東漢
歆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逵逵之孫伯升授京兆尹
延篤則皆有訓釋矣

釋左氏者唐以前傳本有賈逵春秋左氏長經章句
二十卷解詁三十卷朱墨例一卷服虔解詁三十
一卷膏肓釋痢十卷成長說九卷塞難三卷鄭康
成駁何氏漢議二卷左氏分野一卷十二公名一
卷鄭衆牒例章句九卷董遇章句三十卷穎容釋
例十卷麋信說要十卷王朗注十二卷王肅注三

十卷王玠達長義一卷孫毓注三十卷賈服異同
略五卷劉寔條例十一卷干寶左氏函傳義十五

卷殷興釋滯十卷何賀真左氏區別三十卷

唐志作何

始王述之經傳通解四卷梁簡文帝例苑十九卷

沈文阿義略二十五卷王元規續義略十卷張冲
義略三十卷沈宏經傳解六卷文苑六卷嘉話六
卷崔靈恩立義十卷申先儒傳論十卷京相璠土
地名三卷顧啟期大夫譜十一卷劉炫述義四十
卷攻昧十二卷規過三卷作左氏音者有服虔音
三卷魏高貴鄉公音三卷曹耽荀訥音四卷孔晁

音十二卷嵇康音三卷李軌音三卷孫邈音三卷
王元規音三卷徐文遠音三卷以上據隋書經籍
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而漢書云賈誼作訓詁斯爲
最先陸氏經典序錄所述更有賈徽春秋條例二
十一卷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南郡大
守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左氏於賈伯升
因而注之汝南彭汪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
中大夫許淑惠卿侍中孔嘉山甫荊州刺史王基
徵士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卿作
指歸今則杜注通行而諸家訓釋無復存矣

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十五卷其自序
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
之名曰經傳集解蓋杜以前經自爲經傳自爲傳
杜氏按年合之故稱集解非若何晏之論語集解
以博采衆說而名也杜氏名位顯赫故其書盛行
而賈服諸家寢衰孔穎達作正義尙多引入自孔
疏頒行而古注遂亡故正義之作所以表章六經
然各經專用一家餘注皆廢漢學之微亦由於此
近時陽湖洪稚存亮吉搜羅正義及他書中所引
漢魏諸儒之說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名春秋

左傳詁吾郡惠松厓棟亦采舊說爲左傳補注六
卷嚴豹人蔚又有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三君
所輯雖僅得什一於千百然能使賈服諸家誼訓
絕而復續晦而復明究心漢學者允當奉爲球璧
至唐宋元明諸人論說則有吳江朱鶴齡所纂讀
左日鈔一書亦足以廣異聞

春秋之用周正唐以前人無異論至程明道始言周
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胡文定謂孔子語顏淵
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
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

其位不敢自專程氏胡氏皆疑魯春秋本無春夏
秋冬四字而夫子加之故云以夏時冠月假天時
以立義朱子言書以春秋名似魯史原有春夏秋
冬四字此真一語破的自胡說一出而歧中又歧
鄭樵家鉉翁輩遂謂經傳俱用夏時蔡九峰作書
傳至以爲商周時月俱不改糾紛愈不可窮詰矣
明張以甯作春王正月考二卷詳證春秋之用周正
惜未及見今卽以經傳證之桓八年書冬十月雨
雪若不改時雨雪何足記桓十四年成元年襄二
十八年俱書春無冰若不改時無冰何足記定元

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不改時改月何以十月有菽何以不當隕霜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若不改時改月何以冬至在春正月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傳皆以爲正月陽盛於巳至午則陰生故建巳月爲正陽太史亦言當之月詩正月繁霜亦指建巳之月夏四月謂之孟夏昭十七年梓慎言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非尤改時改月之深切著明者乎其餘物候星象之可證者尙不勝枚舉獨隱三年夏四月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爲言夏正者據爲左證杜氏訓取爲芟踐究

不足以服辨者之心要之商周雖改正朔而夏正通乎民俗記載或偶有歧異不得執一二端以疑之也

夏數得天建寅之月萬物更新民事方始故雖三正迭用而夏時終不可廢六經中用當時正朔者固多其通用夏正者亦不少鄭康成言堯建丑舜建子而虞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歲二月東巡守至十有一月朔巡守經典中凡言歲者皆夏時詩豳風七月流火小雅十月之交四月維夏諸詩皆指夏時周禮惟正月之吉爲周正其餘歲終謂建丑正歲謂建寅

凌人歲十有二月鄭司農讀掌冰正之正為以及

春夏秋冬皆指夏時戴東原庶常謂正月布政於

上歲終正歲奉行於下故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

終正歲之前論語莫春風浴孟子歲十月徒杠成

十一月輿梁成孟子古本如此見爾雅石杠謂之

亦指夏時蓋通俗宜民不妨參用而史書垂法自

有定程不明夏正之通行則春秋之用周正轉無

以堅其信故備舉之使釋春秋者不得援他經為

藉口宮贊朱蘭坡夫子序云逸周書周月解語惜

未之引綺謂逸周書本不盡周人原本况此

得天即
用其語

執時月俱不改之說者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

丑為太甲即位改元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

為太甲復辟歸亳必皆在歲首建丑之月而皆稱

十二月據為商不改月之證史記漢書高惠文景

武本紀及史記秦本紀每年俱先書冬十月據為

秦及漢初時月俱不改之證而即以此證周之時

月俱不改其說非也伊訓太甲皆晚出古文不足

據漢書律歷志引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此漢人所見之

真古文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年十二月乙丑朔旦
冬至伊尹祀於先王者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
以配上帝冬至必在子月則十二月乃元年末非
元年初也不得謂商之時月俱不改矣史記漢書
皆作於太初元年改歷之後凡記秦及漢初事皆
追改以從夏正其所稱冬十月者在未改之前原
皆稱春正月也故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
聚東井北魏崔浩考校漢以來歷法知五星實以
前三月聚東井則是月乃建申之月在秦正爲冬
十月在夏正則爲秋七月按五星聚者四星從歲星也漢元年歲在東井

鶉首之次四星從之聚於東井宜也而四星中金
星常附日而行不離前後二宮漢初冬至日躔星
紀起牽牛初度冬十月建戌日在尾箕間去東井
四宮有餘金星離日不得如此遠不合歷法惟秋
七月建申日在張翼間去東井一宮有餘則五星之聚與歷法合
班氏未及更正
觀此處之未及更正則知他處之皆追改不得謂
秦之時月俱不改矣商與秦既改時改月則周之
改時改月又何疑焉

執改月不改時之說者謂周正與夏正恒差兩月周
若改時則冬至在春夏至在秋春分在夏秋分在
冬名稱錯亂言之不順不知古者但以天象物候
宣序民事無二十四節氣之名二十四節氣見於
逸周書時訓解此

書多周末人雜入節氣當起於此吾友褚茂才逢
椿云清明大暑白露大寒已見管子其書必非敬
仲手著而管商之學盛於秦疑節氣始於秦綺按
清明大暑白露大寒之名見管子幼官篇然以十
二日分氣候不以十五日為一節氣且此外小卯
天氣下諸名皆非今節氣所有可見春秋時實無
一書非盡後人偽託矣 古言分至皆不繫時左

傳莊二十九年凡土功日至而畢僖五年春王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

至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必至朔同日今僖五

應正月朔日冬至傳言二月已易至日閉關月令

丑而不書朔史失閏在是年後

日長至日短至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雜記正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孟子千歲之日至皆言至而不稱冬至夏至也

左傳莊二十六年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月令

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皆指二分而

不稱春分秋分也左傳昭十七年日過分而未至

二十一年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並言分至

而不稱春夏秋冬也分至既不稱春夏秋冬何嫌

乎改時又何有名稱錯亂之慮乎惟周禮大司樂

至夏日至上加冬夏字未嘗竟稱冬至夏至秦呂

但於日至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文既曰改時

則立春等名原可移易非若分至之定於天行日

躔况此亦就夏正言若周正則但稱分至啟閉立
春立夏為啟立秋立冬為閉也月令四立之外又

有始雨水小暑至白露降霜始降諸侯二或又疑
十四氣節之分肇端於此然尚非定名也
冬不可爲春猶足不可爲首不知陽生於子著於
丑成於寅三者皆可以爲正月卽皆可以爲春况
十二辰始於子而夏正獨首寅今何以不致疑於
寅之爲正月而反致疑於子之爲春乎若果改月
不改時則當稱冬正月冬二月乃真是以足爲首
矣何弗思之甚一至於此

春秋書春王正月蓋因建子建丑建寅之不同故著
一王字以見是時王正朔左氏篇首以一字釋之
曰元年春王周正月實足掃盡羣議蓋其時杞用

夏正宋用殷正皆守先代禮物晉地爲夏舊都亦
用夏正其餘遠荒諸國或尙有政令歧出不歸畫
一者故左氏以周言之其義昭若日月杜注謂言
周以別夏殷其實言周并以別於列國
周室東遷威令不行天子與諸侯無異獨其王號未
替故凡事屬天子者皆以王別之如王官王人之
類黍離列於國風亦謂之王春秋之書王正月卽
其例耳春秋爲魯舊史月冠以王當是魯史原文
未必夫子所加公羊釋爲大一統亦非若果大一
統則列國無不用周正何必別之以王哉

或疑春秋既用周正則一歲之月皆當繫之以王否則但於正月書王亦足以見例何以書王二月王三月蓋其時三正互見或有以周之二月爲正月者或有以周之三月爲正月者故必於此三月書王使不與列國之正月相亂或謂存二王後或謂三極之統皆未免求之於深也其偶有不書王者非史官之失則傳經者之脫必一一而明其故則鑿矣

春秋時王室既卑非復大一統之舊故傳中追敘往事有以魯年紀者如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

惠之四十五年僖之元年成之十六年悼之四年是也有以他國之年紀者如晉文公之季年齊襄公之二年記鄭事曰及其元年僖之四年簡之元年是也列國文告稱述有以本國紀者如寡君卽位三年十二年六月十四年七月十五年五月文公二年六月四年二月我二年六月我四年三月是也有以所告之國紀者如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是也亦有不以君年而舉其年之大事以紀者如會於沙隨之歲會於夷儀之歲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溴梁之明年鑄刑書之歲齊燕

平之月范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當時諸侯之年參差不齊而周則天下共主何以二百餘年中絕不間以周爲紀稱某王何年可見周正之不能通行列國矣

春秋時各國俱置厯官故漢書律厯志有魯厯惟推算不能無差文元年閏三月傳譏其非禮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哀十二年十二月火猶西流傳皆以爲司厯之過此皆專指魯厯漢志云周道旣衰幽王旣喪天子不能班朔魯厯不正據此則魯之有厯在春秋前已然及告朔廢而史尸厥官

厯術愈疏其置閏或先或後魯之時月亦不必盡與周合矣

崇明施樸齋明府

名彥士

著春秋推日食法一卷其書

以今時厯術推算較經所書多有差至兩月者遂斷爲春秋用夏正其僅差一月及不差者謂當時失閏綺按鄭志古無推日食之法然猶曰古雖無法今旣有之何不可推殊不知古今歲實小餘及黃赤距緯皆以漸而縮故厯法須隨時改易斷不能執一代之厯法以上考下求孟子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只是言其大略以後漢四分術與今時

木一
歷法相較不及千八百年天正冬至已差十三日
有餘况日月交食須以日躔月離算交宮食限其
差更甚又况春秋時歷法不正傳中屢言司歷之
過正者可算而不正者不可算施氏執今時歷法
以推二千年前參錯不正之歷并據此以扶用夏
正之繆說用心愈勤而害經愈甚矣

晉用夏正前人已言之者參考經傳益信其確僖
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而卜偃荅獻公乃
言九月十月之交是卜偃以夏正言之也僖十五
年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韓傳記九月壬戌按卜

徒父言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正合月令
季秋草木黃落是卜徒父以夏正言之也左氏承
晉史原文故與卜徒父之言合而與經不合又下
文記晉獻公筮嫁伯姬史蘇言姪其從姑六年其
逋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子圉以僖二十二年逃
歸至二十四年二月始殺于高粱不得云明年蓋
子圉之殺在周正爲二月夏正則爲年前十二月
故曰明年是史蘇以夏正言之也襄十八年梗陽
巫臯謂中行獻子曰今茲主必死傳凡言今茲俱
指本年而獻子實以十九年二月甲寅卒蓋周正

爲二月夏正則爲年前十二月猶未改歲故曰今
茲是梗陽巫以夏正言之也襄三十年二月癸未
絳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絳人生於會承匡狄伐
魯之歲爲魯文公十一年杜氏長厯是年正月乙
丑朔二月乙未朔三月甲子朔今云正月甲子朔
是絳人以夏正言之也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當
得七十四年而師曠云生七十三年蓋食輿人之
時在周正爲二月而夏正尙爲年前十二月故僅
得七十三年是師曠以夏正言之也昭元年虢之

會祁午謂趙文子子相晉國於今七年是年醫和
對文子則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傳於襄二十五
年記趙文子爲政至昭元年凡八年而非七年蓋
醫和視疾在秋冬而會虢則在春正月於夏正爲
年前十一月故祇稱七年是祁午以夏正言之也
以上七事經傳所記是周正晉人所言是夏正皆
晉用夏正之確證也此外尙有悼公卽位一事說詳條札且左氏承
晉史原文而以夏正記事者亦不止戰韓一事如
經書僖五年春殺世子申生而傳在四年十二月
經書九年冬殺其君之子奚齊而傳在九月經書

十年正月弒其君卓而傳在九年十一月經書十一年春殺丕鄭而傳在十年冬此皆左氏承晉史原文未及改正杜氏於經傳日月不合者不揣致誤之由輒以從赴告概之何以戰韓之日經與傳俱書壬戌豈告者易其月而獨不易其日乎左氏又有因晉史與春秋月數各異而誤以一事爲兩事者如襄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門於鄆門師之梁北門十一月同盟於戲而還下復云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杜注仍指三門爲鄆門師之梁北門而不悟其重出

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定元年復云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二事皆經止一書而傳凡兩載先後皆差兩月蓋一本於魯史一采諸晉史也城成周事尚有辨見條札觀此則晉用夏正無疑卽春秋之用周正亦無疑矣

杞國事少其用夏正傳無明證若宋之用殷正則略蓋其時在建酉之月故經用周正爲冬十月傳仍

宋舊史用殷正則爲秋九月此宋用殷正之證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
因國風終於陳靈在魯宣公時魯頌亦皆僖公時
所作故釋詩亡爲雅亡夫風與頌不得謂之非詩
且孟子何不直云雅亡而泛言詩亡乎或云天子
不采風諸侯不述職太史陳詩之典已廢列國雖
有篇章不復上登王朝故曰詩亡然以不登王朝
而卽謂之亡則孔子所作之春秋亦未嘗登諸王
朝也今就本文思之東遷之初政教號令雖不行
而王者之澤尙存是非美刺猶在人心迨後百年

而王澤無復存矣故曰王者之迹熄王澤旣不存
則人心之好惡亦不正而是非美刺之詩絕不復
聞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生於魯襄公二
十一年去詩之亡已數十年及周遊列國道不能
行退而終老去詩亡又數十年乃作春秋記善惡
存褒貶以代詩之是非美刺故曰詩亡然後春秋
作如此則詩亡之義顯而作春秋之大旨亦昭然
可見矣朱子之說本於胡氏春秋集傳謂春秋作
於魯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春秋可云作於魯隱
公則通鑑前編亦可云作於太昊伏羲氏乎

春秋大旨不過直書其事善惡並存使爲善者知勸
爲惡者知懼猶詩人之是非美刺也傳言韓宣見
魯春秋歎爲周禮在魯則未脩之春秋已足見重
特不經聖人論定恐如晉乘楚檮杌之不能永傳
後世耳故夫子之脩春秋也於事之有關懲勸者
筆之事之無足重輕者削之光明正大無庸以深
刻求卽有一字之褒貶如書初書遂書猶書有書
新書作書用書舍書竊書得皆不煩深思千載如
見若其事之日月則舊史所有不必削舊史所無
不能以意加旣不能加又何能以日月之有無爲

褒貶其他舊史書名無從知其字舊史書人無從
知其名者亦猶是耳故竊意日月之有無會盟之
次序君之稱侯稱伯稱子臣之書名書字書官書
人皆仍舊史所記褒貶在事不在日月名稱也至
於闕文之說惟郭公不可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下當有他事亦不可知若夏五二字必是
旣脩後脫佚善乎趙雲崧之言曰夏五之下爲月
字誰不知之聖人卽加此一字或去夏五二字豈
爲僭妄而必斤斤守闕文之義又何以筆則筆而
削則削乎此論最快

左傳一書博采各國史策合成之其所載各國事皆有蹤跡可尋如晉之軍制宋之六官鄭之辭令在所獨詳王言似周書秦官合秦制皆其本史如此左氏次其歲月連而屬之事雖遠隔無不相應洵後來史家所不及也

春秋記二百四十年事爲文僅萬八千夫子因魯舊史而修之所刪必不甚多不知左氏何所取材而如此其詳意古史自有數種春秋爲國大典其體尊故其文簡此外紀載當有加詳者如本傳桓僖災之出禮書御書藏象魏以及盟臧氏之召外史

掌惡臣而問盟首皆春秋以外之書故周禮有太史又有小史內史外史近代如宋有起居注又有日厯時政記左氏所采魯事亦不止一書耳
左氏之采晉史旣於晉用夏正見之其本史之詳於秦軍政亦有可攷者孟子言晉之乘趙邠卿謂與於田賦乘馬之事確不可易不得但釋爲記載當時行事也蓋晉居冀州戎狄雜處國險而多馬故最重武備其卿皆以將軍佐軍名與他國不同厥後趙武靈王變車戰爲騎戰遂爲千古不易之法則晉之尙武有由來矣

列國皆尙辭令鄭介大國之間非文辭不為功子產
 為政輔以太叔諸人應對策書尤極一時之盛故
 其官有所謂執訊者杜云通訊問之官有所謂令正者杜云杜
主作辭皆他國所無夫子亦善其為命宜本史之
令之正記言特詳矣書謂不可長不詳於辭為言雖當制
 秦人有不更女夫庶長鮑庶長武庶長無地按商鞅
 為法制爵二十級不更第四左庶長第十右庶長
 第十一駟車庶長第十八不更庶長之號已見於
 春秋時則鞅特因其舊制而益之此秦官合秦制
 之驗也

左氏稱引古書至漢多亡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禹

刑湯刑九刑伯禽唐誥軍志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見今逸

周書或以為逸周書即是以為周志鄭志鄭書周文王之法周公制周

禮引則以觀德四語不見今周官疑別是一書周公作誓命下文在九刑不忘杜

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按叔向言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又云三辟之興皆叔世則誓命非即叔向

所稱之魯之御書禮書象魏楚之僕區鄭子產晉

范宣之刑書鄭駟猷之竹刑讒鼎之銘正考父鼎銘全載不

數史佚之志史佚有言周任有言繇辭筮辭有連山歸

藏有雜占不逸詩如河水河水即沔水之誤說見條札茅鴟新

宮轡之柔矣祈招全載不數翹翹車乘四句雖有絲麻六

句俟河之清四句周道挺挺四句淑慎爾止無載
爾僞二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二句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二句我無所監四句引書不見今文者
杜氏指爲逸書東晉人悉取以入僞古文亦有未
經取入者如居安思危聖作則昏墨賊殺帥彼天
常是也有篇名在今文尙書而無其文者如康誥
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
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之虞書自虞書數舜之
功數語外無不稱夏書今之洪範列於周書而文
五年成六年襄三年所引皆稱商書觀篇首惟十
有三祀稱年爲祀必商之遺臣從箕子者所記宜
列商書至傳中解諸經語尤有爲漢儒開其先者
大氏左傳作於秦火之前故取材賅博迥非二傳
可比

左氏述三代以前事甚多有兩人兩時之言詳略雖
異而彼此相符者如夏少康事伍員之言與魏絳
合御龍有氏蔡墨之言與范宣合投禱杙以禦魑
魅詹桓伯之言與史克合唐叔分物祝鮀之言與
周景王合皆是也他若庭堅爲高辛後而臧文仲
稱臯陶庭堅蒲姑在太公前而詹桓伯述蒲姑商

奄黃帝以雲紀官而縉雲一氏見於史克之對少
暉以鳥名官而爽鳩立國見於晏子之言楚靈稱
昆吾爲皇祖伯父而衛有昆吾之觀祝鮀以長勺
列殷民六族而魯有長勺之師世代雖遙俱有徵
信左氏浮夸何可輕詆若以傳中引古事彙而錄
之亦足以正史記諸書之失

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世所行杜元凱本
文皆淺近則作集解時多所改易又傳寫屢變古
字遂不可見許叔重從賈逵受學故說文所引春
秋傳猶存左氏古文因彙而錄之如隱元年不義

不暱暱作翻五年秋獮作秋獮六年芟夷蒞崇之
芟作發七年畝如忘如作而十一年許大嶽之允
許作鬻桓五年旡動而鼓釋文云旡說文作檜今
說文仍作旡陸氏誤引六年謂其不疾疾蠡也作
族彙釋文云蠡說文作瘰洪穉存云陸氏誤以玉
篇爲說文鄭大子忽忽作芻十年齊人餽諸侯餽
作氣十五年會于袞袞作移莊四年除道梁嗟作
修涂梁嗟十年齊人滅譚作滅鄆二十四年女贄
不過榛栗贄作摯榛作業閔二年龙涼作牝犛僖
元年次于聶北作岳北四年無以縮酒作茜酒且

其繇曰繇作籀與犬犬斃作犬斃十一年受玉情
情作情十四年沙鹿崩作沙麓十五年晉於是乎
作爰田爰作頹十六年隕石于宋作碩石六鷁退
飛作六鷁二十三年駢脅作駢脅二十四年天子
有事膳焉膳作饘二十八年鄉役之三月作臯役
瓊弁作璿弁文四年諸侯敵王所愾愾作鎮十八
年擣斂作擣斂擣杙作擣杙斂斂作斂斂宣二年
文馬百駟作馮馬三年余爲伯儵作百鰲四年楚
人謂乳穀作乳穀謂虎於菟作烏魑漢書又作於
擇十二年川壅爲澤作川離楚人碁之作畀之
從

由聲舉也與畀與
之畀從开不同

取其鯨鯢作鱣鯢有山鞠窮乎

作芎藭十五年地反物爲妖妖作禘十六年天火
曰災作曰裁成二年隕子辱矣作扞子韓厥執紼
馬前引作執鬣肯三年以爲俘馘作俘馘六年民
愁則墊隘作墊阨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作輶車襄
四年生澆及豷作生敖十年篳門圭竇作圭窳十
七年瘞狗入於華臣氏作猘犬二十一年重繭衣
裘作重繭二十四年張骼輔躒作輔繼部婁無松
柏作附婁二十五年以備三恪作三窳二十六年
頷之而已作頷之二十七年公孫段作公孫碣三

十年或叫于宋大廟叫作訃
譔譔出出作談談出
出昭元年是穠是藎藎作袞
翫歲而渴日作忼歲
而漱日六年徐儀楚聘于楚
儀作鄴七年使長鬣
者相作長儻十一年朝而塌
塌作棚十五年闕鞏
之甲鞏作砦十六年子齏賦
野有蔓草作子齏十
七年獲其乘舟餘皇作舩
舩十九年駟氏聳作馮
廣韻引作馮漢書引昭六年傳聳之以行作馮晉灼曰古棟字
二十年澤之萑蒲
作澤之目籥二十一年揚徽
者公徒也作揚徽二
十四年今王室實蠢蠢焉
作蠢蠢二十五年梩拊
所以藉幹者作梩部薦幹
二十六年鑿而乘於他

車作鑿而乘宅車貫瀆鬼神
貫作攢二十七年或
取一秉秆焉作或投一秉稗
定四年土田陪敦作
培敦吳爲封豕長蛇作封豨
脩蛇九年卜戰龜焦
作龜爽皙憤作皙齷十年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作鄆鄆十四年敗吳于檣李
作檣李石尙來歸賑
賑作賑哀八年何故使我水
滋作水茲十六年熒
熒余在疚作孃孃十七年良
夫乘衷甸作中佃二
十三年其可以稱旌繁乎作
旌緜二十四年是鬻
言也作噶言說文所引異文
如此他如玉篇引棗
食不鑿作不鑿輔車相依作
輔車徐人取舒作取

郅廣韻引斐豹作斐豹史記魯世家館于寫氏作
焉歷書歸餘於終作歸邪漢書五行志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舉趾高御作馭敖作蹠趾作止名以制
義作制誼均服振振作衿服天文志野人與之塊
野作埜塊作由鄭衆言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
立鄭康成引兩馬掉鞅作捩馬皆古字之僅存者
史漢所引人名之異更不勝枚舉若服本及各本
異同見於孔氏正義陸氏釋文者本書具在無庸
贅述近時嘉興李富孫有春秋三傳異文釋一書
臚舉最詳足資考證

天文歷象有古今歲差之殊故據左氏所言十二歲

次及星象以上考唐虞下較今時皆不合竊謂二

十八宿定於羲和十有二次定於周官馮相氏

或疑

堯以前未必無星名不當鑿指羲和不知黃帝時已有羲和占日則羲和乃古歷官之號不專在堯時若十二次則決起於周其舉馮相氏者何以言以十有二次十有二辰始見是職故也

之十二次之名大氏由列宿而得如元枵以虛宿

得名傳曰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媧訾以室壁二

宿得名室八星二星尤明與壁二星相對四方似

口本孔疏故傳曰歲在媧訾之口爾雅亦曰媧訾之

口營室東壁也降婁以婁宿得名爾雅曰降婁奎

婁也實沈以參宿得名傳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又曰實沈參神也鶉首鶉火鶉尾皆南方朱鳥七
 宿傳曰味為鶉火爾雅曰味謂之柳味鳥口也七
 星為鳥頸翼宿即朱鳥之翼軫為鳥尾亦謂之帑
 傳曰以害鳥帑大火以心宿得名傳曰心為大火
 析木在天漢分歧處如水之有津梁傳曰今在析
 木之津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十二次之準乎
 二十八宿在周時符合若此月令作於周末每月
 日躔宿次及昏旦中星與左氏不甚相遠由周以
 上考唐虞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堯時冬至日在虛故春分初昏張中夏至初昏
 心中秋分初昏虛中冬至初昏昴中小正作於夏
 后氏去堯未遠故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
 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旦九月內火禮
司權季秋納火似與九月內火合然心宿之伏今
在小雪十月中虞夏在寒露九月初周時在霜降
九月中一月內俱與堯典相近惟正月初昏參中
自分早晚也
合虞夏時秦蕙田以歲差約七十年差一度堯至
為舉大略言之是也
 春秋一千五六百年相差二十餘度故唐虞時不
 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次之名也若今時去周又

二千五六百年相差三十餘度即如堯時五月昏
 火中月令六月昏火中左傳亦云火中寒暑乃退
 言心宿旦中則寒極將退昏中則暑極將退也今
 則七月昏火中以此推之知今時亦不能以二十
 八宿定十二次之名也觀堯典之有鳥火虛昴夏
 小正之有參昴火則知二十八宿之名傳自羲和
 矣觀周以前周以後皆不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
 次之名則知十二次之名傳自周官馮相氏矣蓋
 天之有十二次以歲星十二歲行一周天而分此
 星之所以名歲星亦因十二歲行一周天而名然

歲星實有遲留伏逆不能定次歲星又有超惟太

陽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一次故十一月在星紀十

二月在元枵正月在娵訾二月在降婁三月在大

梁四月在實沈五月在鶉首六月在鶉火七月在

鶉尾八月在壽星九月在大火十月在析木十二

次歷家又稱十二宮古以月初節氣交宮如漢書

星紀初冬至今以月中中氣交宮如今歷冬至為

星紀初小寒為蓋自周至今歲差已一宮有餘次名與宿度

不合易節氣為中氣則當差一宮者僅差半宮似

可彌縫其失其實愈久愈差再後千載仍差一宮

必不能仍用舊名也十二宮之名後世又用地支
 十二辰如星紀為丑宮元枵為子宮遞至析木為
 寅宮以此稱名似無妨於列宿之不符矣然十二
 辰亦由列宿而定如周時星紀中有牛宿故丑屬
 牛而今則牛宿在子宮不在丑宮矣周時元枵中
 有虛宿枵為耗名鼠能耗物故子屬鼠而今依月
 初交宮法推之則虛宿在亥宮不在子宮矣娵訾
 又名豕韋故亥屬豬今依法則娵訾不為亥宮
 而為戌宮矣名象不符其失與用古次名等然則
 何如而可曰虞喜之立歲差也原欲使天自為天

歲自為歲十二次之名仍依周時定法以斗宿為

星紀初婺女為元枵初由此遞推而今冬至日躔

箕初度則竟以為第一宮或曰初宮

西法凡未滿一數皆謂之

初宮度及時刻分皆如此

大寒日躔斗廿度則竟以為第二宮

或曰一宮亦由此遞推庶幾宿離不忒無失經紀

以初為常永遠可以遵行也傳中言十二歲次之

名最詳故備論之

附說星辰變動積久愈差名象不能泥古如室宿

以形似屋宇而名周時十月昏中其時可營宮室

故亦名營室又名定衛風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

周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今則室宿以十一月昏中矣又如心爲大火周時以三月昏見東方其時當改火周禮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爲火之將見也司燿亦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蓋古人循木生火之序必鑽木取火非若今之易得故家有宿火然火久則性退不能養人故火必一年一改論語鑽燧改火正指期年而言不因所取之木異也唐劉餗言江甯有晉時長明燈色青不熱故唐代尤重改火之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先禁火一日謂之寒食不知者附會爲介之推事實卽季

春出火遺意而今則大火心星以四月昏見矣觀此兩事知古列宿每與人事相應而不可以律今然今時天象亦有合於村氓婦豎之稱說者如大火謂之大辰值房心尾三宿俗以形似呼爲大人星字異音同適與古合諺云大人星拜倒不乘涼蓋今八月初大火西流時也參宿中三星肩足四星俗以形似呼爲犁耙星蓋今時二月昏參中將有事於春耕故以耕具名之也牽牛三星在天漢南近代天交書名河鼓爾雅名何鼓何去聲擔也星形如擔鼓故名今俗呼爲扁擔星蓋今時九月

初昏牽牛中將有事於秋穫故略變擔鼓之意而以擔稻具名之也尾宿末二星跨天漢俗呼爲踏車星以此占水旱云二星定則桔槔用少動則桔槔用多蓋今時六七月間昏尾中其時田禾需水故以踏車名之也觀此數事則列宿在今亦與人事相應而又不可以律古可見星之應事隨時而易且隨人心而易此余鈍視卮言所以有天象變異因乎人不因乎天之說也至若河鼓近牛宿如牛鼻繩故曰牽牛又有織女三星在天漢北與牽牛相望詩豉彼織女終日七襄睨彼牽牛不以服箱已將二星對舉且以人事比擬淮南子卽有七夕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語蓋漢時七夕初昏二星在中天好事者卽景生情遂造七夕渡河一說且牽牛非卽牛宿織女亦非女宿兒女子輩尙別之曰牛郎織女而詩詞家不究名實混稱爲牛女則文人學士反不能如村氓婦豎之粗識天文禮失而求之野此非其一端與

男樹恩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一終且以人事其禮節南于唱音小
又自歸禮河如謝鄭婦文之語蓋鄭制小又鄭君
二星在中天彼事皆謂景主謝教法以與前
備且率中非唱中密婦文亦非文前良文于輩前
以之曰中源灘文而謂詞宗不究各實出縣餘半
文則文人學士又不謂賦林出敬望之縣歸天文
編夫而求之理此非其一端與中其時曰不審水
一與謝恩效字動則情

左傳札記卷第二

元和錢綺學

總札下

左傳一書可以考事始者甚多如古者臣下行禮惟
再拜稽首近代通行四拜禮今制則為三跪九叩
首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之賦無
衣九頓首而坐杜注云無衣三章章三頓首坐即
今之跪三跪九叩首之禮始見於此古雖有相之
稱而不以名官黃帝六相不見於經桓九年傳管
夷吾治於高奚使相可也猶未定為官名襄二十

五年傳慶封為左相以相名官始見於此定元年

薛為湯左相是古無將軍之號晉六卿有將中軍仲虺居

將上軍將下軍昭二十八年傳豈將軍食之而有

不足將軍之稱始見於此檀弓亦見衛惟六卿之

將作去聲而今作平聲似有不同不知古人字音

轉讀本無一定也古無元帥之號僖二十七年傳

作三軍謀元帥宣十二年傳子為元帥元帥之稱

始見於此古人兵字皆指兵器不指士卒而襄二

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徒兵注疏本誤

上文有數甲兵下言甲楯之數則兩兵字皆指人

又徒兵千與徒兵敗鄭徒兵敗其徒兵于洧上亦

皆指人稱士卒為兵始見於此史家稱軍部為隊

他經未有文十六年傳分為二隊杜云隊部也襄

十年傳以成一隊杜云百人為隊二十三年傳為

二隊杜云分兵為二部釋文皆徒對反稱軍部為

隊始見於此哀十三年傳越子伐吳為二隧杜云

勘記云傳文隧多訓為道隊乃古之墜字絕不相

涉今俗語謂眾若干為一隊非古語按校勘記

非也以眾言則訓部以眾所行言則訓道隊字自

兼二義或音遂或音徒對反古人隨文轉讀阮氏

以稱眾為隊非古人他經不言相術其法盛行於

漢初而傳已屢著之如蠡目豺聲知商臣之不可

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知越椒之必滅若敖吳王
有墨料其國勝太子死皆是然尚非專術文元年
傳公孫敖聞內史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
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相
人之術始見於此古人擇地以下爲主未有風水
之說文六年傳韓獻子言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
易覲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
其惡相地之法始見於此詩篤公劉相其陰陽俗稱堪輿家爲陰陽蓋本
乎古人書用竹簡然亦有用帛書者襄二十九年
傳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季武子以取卞告公

不欲公冶知故封固其書復識以印如今之封口
文書卽周禮所謂璽節書之用帛用璽始見於此
卽如左傳本書凡十九萬餘字斷非竹簡所勝書
當亦用帛古人算用竹籌縱橫列之以定數襄三
十年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爲二萬二千六
百六旬古人布算之式及算書中細草今市井中
之號馬皆始見於此說詳條札古人皆席坐然亦有高
坐不席地者邾子在門臺臨廷因怒自投於牀此
與孟子舜在牀琴並可見古人燕坐之制騎戰未
行以前皆以馬駕車不聞單騎傳中稱傳稱駟如

今驛遞然皆用車弦高遇秦師使遽告於鄭子產聞子皙之亂懼弗及乘遽而至閭邱息言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按詩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然經中未得確證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可見倉卒之時亦有用單騎者五刑至大辟而止楚伐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注車裂也此凌遲之始五刑中無絞罪趙簡子云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此絞罪之始他經不載童謠而龍尾伏辰鸚鵡來巢見於傳他經不載隱語而麥鞠之問庚癸之呼見於傳他經

不言陳名而鄭之魚麗宋之爲鵲爲鵝爲陳名之始他經不言書札而鄭子家使執訊與書子產寓書告宣子叔向使遺子產書爲書札之始又如戰之有謀若今之探營訟之使他人坐若今之抱告燕享之各有賦詩若今之官讌點戲所點之戲按切情事可以見志可以昵燕好可以致頌禱與古人賦詩無異然傳曰歌詩必類而今之官讌或雜以淫俳里謔則甚有不類者矣

近世稱謂流俗常語見於傳者尤多如今人謂尊大之極曰天王春秋以稱周天子前此未聞傳自隱

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始禮記亦云有天

王某今稱達官曰大人襄三十年大人之忠儉者

昭十八年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三十一

年以險危大人他經亦有平民對官長自稱曰小人隱

元年小人有母始此君前自稱惟襄十五年大臣

督師曰經略昭七年天子經略巡撫曰撫軍閔二

年從曰撫軍方伯曰布政成二年昭二十年引詩

布政優優成十二年而慈惠以布政仕宦曰官府

昭十六年非官府之守器也周禮亦致仕曰告老

襄七年韓獻子告老邱舍曰公館昭二十五年子

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事曰當官文十年當官

而行言出於官曰憲如奉憲憲諭之類襄二十九

年此君之憲令下告上曰稟閔二年稟命則不威

訴人於官曰控襄八年無所控告訴官之詞曰狀

僖二十八年且曰獻狀訟事曰官司隱五年官司

之守傳意與今事歸有司曰官辦哀三年無備而

官辦者公署執役曰阜隸隱五年阜隸之事始再

娶曰繼室傳首繼室以聲子始妾曰側室桓二年

卿置側室文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傳指庶子至

高皇帝側室之妾亦曰如夫人僖十七年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寡婦曰未亡人莊二十八年而於未
亡人之側甥之子曰彌甥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
備彌甥也少年曰官人哀三年官人肅給舊友曰
相識襄二十九年如舊相識稱人之僕曰紀僖二
十四年實紀綱之僕惡客曰凶人昭二年作凶事
爲凶人亦見泰誓出貲供客曰東道僖三十年若舍鄭
以爲東道主行襄曰行李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傳指使人與今不同米穀之總曰
糧食襄八年糧食將盡孟子師行而糧食語意小異物易售曰
利市吉祥事亦曰利市昭十七年爾有利市寶賄

易爲近利市三倍語意小異人物單數曰一个昭三年又弱一

个焉二十八八年君亦不使一个亦見大學物小曰區區

昭十三年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敝衣曰藍縷宣十

二年昭十二年算路藍縷俗稱璧曰拱璧襄三十

一年叔仲帶竊其拱璧昭二十六年與我其拱璧

東脩之入曰館穀僖二十八年晉師三日館穀傳意

與今語不同華夏曰中原僖二十三年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帝都曰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始見

詩遭回祿曰天火文十六年天火曰災傳聞曰風

聲文六年樹之風聲亦見書君牙土產曰土宜文六年

使毋失其土宜成二年無顧土宜亦見周禮皆與今語不同冥

司曰黃泉路隱元年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人所尊

崇曰冠冕昭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卑

幼問尊長曰請安昭二十七年使宰獻而請安過

謙曰客氣定八年盡客氣也詔事曰奉承昭七年

奉承以來十三年奉承齊犧待人簡略曰怠慢僖

三十一年上怠慢也勞瘁曰辛苦襄八年夫婦辛

苦墊隘色枯曰憔悴成九年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昭六年引詩或憔悴事國踵人之過曰效尤莊二

十一年鄭伯效尤始指人過而責之曰數說僖二

十八年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昭二年使吏數之

曰哀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先後相率曰牽

引襄十三年而相牽引也前後併擊曰夾攻僖二

十八年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相好曰和睦

成十六年上下和睦襄八年八卿和睦不猜疑曰

相信昭十六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投契曰相好

成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亦見詩角弓勢可

畏曰氣燄莊十四年其氣燄以取之性不持重曰

輕佻成十六年襄二十六年楚師輕窵奸詐曰狡

猾昭二十六年無助狡猾事不足異曰尋常成十

二年爭尋常以盡其民處事得宜曰允當僖二十八年允當則歸事後補苴曰彌縫僖二十六年彌縫其闕昭二年敢拜子之彌縫敝邑操縱在我曰權柄襄二十三年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可以有成曰濟事成六年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不能保守曰失圖昭七年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事不順曰左昭四年不亦左乎餽物不受曰璧僖二十四年公子受飧反璧今借璧爲反或云用藺相如完璧歸趙事借物不還曰賴昭十二年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愛玩物類曰弄僖九年夷吾弱不好弄定三年君以弄

馬之故熟習其事曰貫視爲固常亦曰貫襄三十

一年射御貫則能獲禽昭二十六年貫瀆鬼神亦見

孟子執物曰捉僖二十八年捉髮走出以器扑人曰

敲定二年奪之杖以敲之以器直擊曰搯文十一

年富父終甥搯其喉腹飢曰枵襄二十七年元枵

虛中也枵耗名也欲嘔不嘔曰設哀二年若見之

君將設之心所契合曰中意定元年子家子亟言

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自白無他曰好意昭元年

吾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起疑曰生心莊二十

八年戎之生心文七年秦將生心昭二十六年民

將生心逞志曰甘心莊九年請受而甘心焉觀玩
曰寓目僖二十八年得臣與寓目焉倩人作事曰
假手隱十一年而假手於我寡人見幾罷事曰借
手脫襄十一年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託詞曰藉
口成二年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謀食曰餽
口隱十一年而使餽其口於四方昭七年以餽余
口侵利曰染指宣四年染指於鼎不曉事曰不在
行文十二年不在軍事杜云未嘗涉知軍事其人已死曰不
在哀二十七年多陵人者皆不在於事茫然曰三
不知吳語云三箇不曉得哀二十七年今我三不知而入之

又有合兩事爲一語者如剛復自用宣十二年剛
復不仁未肯用命莊十三年將自用也俗云吉人
天相宣三年姑吉人也下云天或啟之必將爲君
襄三年晉楚唯天所相曉徵宮詹有恒言錄翟晴
江學博有通俗編皆就流俗常語以古書證其出
處此雖專引傳文亦可補其未備

周室東遷王綱以漸而替春秋之初鄭伯虢公爲王
卿士則諸侯供職王朝儼然有君臣之分踐土之
盟鄭伯傅王猶用平禮自是以後奔走事大之不
暇矣春秋之初蔡衛從王伐鄭猶有征討之權及



原件破损

一敗不振而王師之出不復聞矣春秋之初如鄭入許而不取其地尙不敢公然滅國楚本蠻服又非先王所封故漢陽諸姬楚實先盡晉以曲沃強盛自覆本宗思邈非特不討反以一軍命爲晉侯於是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無所忌憚而諸國之效尤并吞者紛紛矣他國不詳命卿春秋之初齊有國高爲天子之二守雖仲父之功猶不敢駕乎其上也其後崔慶擅權而國高衰陳氏得政而國高亡二守之後於是乎絕矣春秋之初世卿尙少如挾翬無駭宛督春秋單書其名其後則魯三家

宋六族鄭七穆晉八卿皆世執國柄矣春秋之初惟諸侯有相會之禮自公會晉狐偃及諸國大夫盟于翟泉而大夫之會諸侯者多矣春秋之初衛州吁尙欲以覲王定位及其後而諸侯相會卽爲定位矣春秋之初諸國大夫不見有謚閔僖以後魯衛齊晉之大夫無不有謚矣凡此之類皆可見王綱之由漸而替愈久而愈陵夷不振二百四十年中世運遷流接於戰國周室益微欲如弁髦而不可得矣

禮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其說可疑若果不敢祖

天子則凡天子之子始封就國皆無宗廟祭祀之禮真孟子所謂貉道矣考傳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以爲文王廟文二年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昭十八年鄭火徙主祔於周廟杜以爲厲王廟顧氏日知錄云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綺按傳明言祖帝乙祖厲王哀二年蒯瞶之禱亦云敢昭告皇祖文王安得謂廟而非祖蓋諸侯始封必立所自出之廟其後始封之君亦爲不祧之祖而所自出之廟謂之周廟猶漢列國之原廟詩閟宮首章歌姜嫄后稷其三章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

僖公時竟以后稷配帝嚳不僅如明堂位所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斯爲僭禮之甚若出王之廟揆之義理自不當無禮經定於漢儒未必盡合三代之制惟侯國大夫始立族助祭於公亦可展其誠孝必俟傳世之後方得立廟此猶理之可通者

耳

此條已爲蘭坡夫子駁正見序文

列國都邑惟晉多以縣名周禮地官有縣師有縣士小司徒職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遂人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縣如小司徒所載則一縣二百五十六

井開方得十六里如遂人所載則一縣二千五百家準八家同井凡三百一十二井半開方得十七里二百有三百步相差尙未大遠而許氏說文邑部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逸周書作雜解亦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縣方百里與周禮所載相去懸殊矣惟縣爲王朝公邑之名自是周時定制金氏禮箋辨之頗悉晉之有縣自僖二十五年襄王賜文公以陽繁温原欒茅之田始故昭三年趙文子言温吾縣也七年傳以易原縣與樂大心皆仍周縣之證其餘如僖三十三年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八年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二十六年晉人將與之縣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趙孟問其縣大夫以爲絳縣師昭三年州縣欒豹之邑六年韓賦七邑皆成縣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云縣賦百乘二十八年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二年趙簡子言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邑之大者無不稱縣昭二十九
甲時劉累遷于魯縣亦就當以侯國都邑冒王朝時地名言之非夏時本名也公邑之名亦干王章之一端據簡子言則郡之稱

亦始於晉惟縣大郡小與周書合與後世異至戰
國時甘茂言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始以縣
爲小郡爲大晉之外惟楚亦稱縣如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夷於九縣敗楚之二縣方城外之縣尹皆
是杜云楚滅國以爲縣則楚縣亦大矣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命自先王名不可假春秋爲
一國正史惟魯君稱公其餘皆書本爵左氏述事
例可稍寬故傳中於列國之君單稱則曰公君人
之義統乎同也繫國稱則各從其爵繫諡稱則概
謂之公而亦有不盡然者如鄧君稱鄧祁侯唐君

稱唐惠侯惟唐成公稱公晉之先稱僖侯穆侯靖
侯昭侯孝侯哀侯不繫諡者亦稱鄂侯翼侯小子
侯至武公以後始皆稱公蔡君稱桓侯哀侯穆侯
昭侯惟蔡侯固於襄七年稱景公於三十年稱景
侯此皆左氏從舊史所稱可見列國中容有不盡
稱公者有不稱公則稱公者爲僭矣

侯國大夫不當有諡有諡僭也左傳所載惟魯衛晉
齊四國之臣有諡其餘秦宋吳楚諸國皆無諡陳
自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外不聞有諡鄭自皇武子
公父定叔馮簡子桓子思武子賸五人外亦俱無

謚魯臣之有謚首見於臧僖伯隱五年卒齊臣之有

謚始於管敬仲夷吾閔元年見衛臣之有謚始於甯莊

子速閔二年見晉臣之有謚始於魏武子驪僖二十三年見以

上皆據左氏正文其見於杜注孔疏及他書者不

數夫謚法起自周公其來已久苟大夫有謚為先

王定制何以有謚者僅四國又何以春秋之初僅

見魯臣有謚而他國至閔僖間始有以謚稱者若鄭

共叔段在隱公時晉之曲沃桓叔曲沃莊伯在惠

公時乃寵弟分封故曰建國曰如二君不可以大

夫有謚律之晉有樂共叔見桓三年國語作

樂其子或以殉哀侯之難故特謚以褒之蓋周

人以諱事神惟天子諸侯及王朝公卿得有謚若

侯國大夫本無君人之義其名但諱於家不得有

謚自周室東遷列國僭禮大夫賜謚等於王臣僭

有漸故謚之見有先後其時晉僭六軍吳楚僭王

號魯以享賓僭禘樂謚之或有或不有正由禮之

或僭或不僭耳

不特侯國大夫無謚也蠻夷及小國之君亦無謚春

秋之末吳越最强然生則僭王死不立謚楚自武

王僭號始有謚其追述熊繹若敖蚡冒俱無謚莒

夷而子茲丕公諸稱皆號而非謚邾以附庸命為

子邾子克邾子瑱尙無謚至文公遷繹始有謚子

男世世有諡者惟許小邾則穆公外不復見其餘
小國事既不數見亦絕不聞有以諡稱蠻夷小國
之君尚且無諡則侯國大夫有諡之僭固非臆斷
矣

侯國大夫繫諡稱子亦僭也何以言之子者五等爵
繫之以諡非僅男子之美稱也左氏所載桓莊以
前大夫皆以字稱即間有有諡者亦以伯仲稱魯
之三家孟孫氏厯其仲穆伯文伯至蔑始稱獻子
叔孫氏厯僖叔戴伯宣伯至豹始稱穆子季孫氏
至成季之孫行父始稱文子

襄公時有孟孝伯蓋以孝子二字不便連

稱定哀時有叔孫武叔孟武伯或嫌與季武子同諡故仍以伯仲繫之若子服昭子叔仲昭子叔仲穆子不避豹姤者以小宗分殊不嫌同諡稱子也其餘若臧孫氏邠氏施

氏東門氏俱以伯仲繫諡他國之臣亦自閔僖以
降始稱子

隱桓時惟衛石子陳鍼子兩人然非至繫諡而稱子則與後之稱子者有別

襄公時則稱子爲通例而稱伯仲者寥寥矣二百
四十年中愈變愈文久而不知其僭

魯三家季孫氏自季文子以下孟孫氏自孟獻子以
下皆但舉上一字獨叔孫一族皆連孫字爲稱蓋
魯叔盱之後別有叔氏一族故傳以叔孫別之可
見古人文體周密又孟孫氏爲慶父之後杜於莊

二年經注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爲莊公庶兄似應稱孟而慶父字共仲亦曰仲慶父其子孫經皆稱仲孫而傳皆稱孟孫蓋當時以適子爲長立爲太子慶父以庶長而抑之曰仲昭公子公衍先生公爲先告故以公衍爲太子及昭公言後生不可爲兄乃黜之而之必爲其後慶父之孫以王父字爲氏宜爲仲孫而私家自號通國相稱猶原其長幼之序而曰孟孫春秋國史故從命族左傳述事故著通稱此體例公私之別也又傳中於三家及臧邠二氏有專指一人而不舉其名與諡但曰孟孫叔孫季孫臧

孫邠孫者以族稱人亦他國所無

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韋氏上句注云三世爲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下句注云大夫稱主按傳中大夫稱君惟楚齊有之如鬪廉謂屈瑕君次於郊郢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三君皆將強死北門人謂葉公君胡胄齊東郭偃謂崔杼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齊楚縣大夫皆僭公稱君固無足怪若主之稱成公以前無聞至襄公以後則屢見於晉然惟張柳朔之稱范吉射楚隆之稱趙無恤爲家臣稱主他若曲沃人之稱欒

本二
盈梗陽巫之稱荀偃成鱗魏戍之稱魏舒史墨公
孫厖之稱趙鞅皆非家臣也欒祁之於士匄父也
於欒黶夫也秦醫和之於趙武衛太子蒯聩之於
趙鞅則他國之人也士匄之於荀偃趙鞅之於荀
躒則同列也而無不謂之主矣稱主者皆在晉三
家分國其來有漸此外惟魯林楚謂季桓子死無
益於主懼不免主亦可見政逮大夫之久桓子云
而先皆季氏之良則林楚仕家亦不止再世昭公
出奔齊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以爲齊卑君矣
想春秋之季習聞稱大夫爲主故有是語其實家

臣於大夫自以稱夫子爲正國語所言豈果爲定
制乎

國君自稱皆曰寡人有凶則稱孤獨楚常稱不穀齊
桓召陵效其言亦稱不穀據曲禮諸侯自稱曰寡
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自稱曰不穀是不穀之稱專屬四夷較孤寡爲降
然春秋時四夷除楚外無有稱不穀者惟周襄王
避叔帶之難自稱不穀傳言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王子朝立爲王出奔亦稱不穀據此則不穀乃天
子自貶之稱楚僭王號然究不可稱余一人故從

天子降名之例曰不穀禮經述自漢儒未必盡符周制以四夷爲宜稱不穀或專據楚事爲言耳老子云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先言侯次言王先言孤寡次言不穀不穀與王相對雖不必如此次第然旣兼王而言必有一稱屬王者非不穀而何屬足備一證

列國大夫惟楚伯州犁稱王子圍爲寡大夫大夫稱寡亦屬僅見圍篡弑之兆傳於邾敖卽位及釋服離衛蒲宮二執戈屢言之此亦其一

世族稱謂有累世相襲者魯孟氏莊子武伯及莊子之子秩皆稱孺子不應孟孫獨多幼年晉趙盾趙武趙鞅趙無恤皆稱趙孟荀罃荀盈荀躒荀瑶皆稱知伯荀林父荀庚荀偃荀吳皆稱中行伯隱元年正義云禮緯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趙氏趙盾之後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按孔說非也傳明言趙姬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適子今云盾爲庶長抑亦未之考矣荀氏旣爲中行伯季弟適或有之長則未也何以稱伯且

孔云趙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是趙氏子孫
皆從盾爲稱今荀首旣稱知季而子孫不從其稱
其言何自相矛盾乎正義又云春秋之時不能如
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
耳斯言近之詩大序曰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一族之中稱謂相沿因而不改其卽所謂家
殊俗者非與

鄭人之字皆冠以子其相犯者特多文公之子有子
瑕而駟乞亦字子瑕穆公之子有子然而駟猷亦
字子然穆公之子有子羽而公孫揮亦字子羽公

子去疾字子良而公子志之子亦字子良公孫黑
肱字子張而豐卷亦字子張子侯殺於襄八年而
二十一年又有子侯駟帶字子上卒於昭六年而
廿八年又有子上至公子嘉字子孔公子志亦字
子孔則異母兄弟而同字也公孫段字子石印段
亦字子石公子偃字子游駟偃亦字子游則同名
而復同字也他若子都名公孫闕而後反有公子
闕其叔段稱大叔而游吉亦號大叔文公之子有
子俞彌而又有洩堵俞彌春秋之初有洩駕而僖
三十一年別有洩駕一國之中名字相襲何以不

嫌重複鄭之外如魯有兩子羽一顏羽一澹臺子羽衛有兩公子朝一季札所說一作亂出奔宋亦有兩公子朝一文公時一定哀時晉有兩士莊伯一士弱一鞏朔又有兩士句一范宣子一士文伯齊有兩賈舉一侍人一勇士又有兩子家一慶封一析文子兩子車一商子車一北郭子車楚有兩宜僚一熊相宜僚一熊宜僚又有兩公子申俱字子西一司馬一令尹又有鬪宜申亦字子西然終不若鄭人同字者之獨多也

氏族之紛莫甚於晉一范氏也或爲隨或爲士而士魴又稱彘季其子亦稱彘裘士彌牟又稱司馬彌牟一荀氏也或爲知或爲中行其芻支又有程鄭一魏氏也魏錡又稱尉武子又稱呂錡其子魏相亦稱呂相魏顛又稱令狐顛其子魏頡亦稱令狐文子一郤氏也郤芮又稱冀芮其子郤缺亦稱冀缺郤克又稱駒伯其子郤錡亦稱駒伯郤至又稱溫季郤犢又稱苦成叔一狐氏也狐射姑又稱賈季狐鞠居又稱續鞠居又稱續簡伯一先氏也先軫又稱原軫先穀亦稱原穀一胥氏也胥臣又稱曰季一欒氏也欒糾又稱弁糾一申公巫臣也又

稱屈巫其子又稱邢伯邢侯而與邢蒯邢帶實非同族一詹嘉也又稱瑕嘉而與瑕甥實非同族一
張侯也又稱解張而與解狐解揚實非同族一女
叔侯也又稱司馬侯其子亦稱司馬叔游而與司
馬彌牟司馬烏皆非同族且范氏既稱士矣而先
蔑亦稱士伯析成鮒亦稱士鮒鞏朔亦稱士莊伯
先氏既稱原矣而趙同亦稱原同魏氏既稱呂矣
而瑕甥亦稱呂甥又曰陰飴甥又兼稱瑕呂飴甥
范氏既有彘季而先穀亦稱彘子狐氏既有賈季
而別有賈華賈辛且羊舌肸羊舌虎兄弟也而稱

叔肸叔虎則非仲叔之叔其父羊舌職又稱銅鞮
伯華肸之子又稱楊石楊食我尤可異者卻揚因
御戎而稱步揚卻毅因御晉厲公而稱步毅而非
卻氏者又有步招御戎豈御戎者必稱步耶大氏
晉人多以食邑爲氏邑既予奪不常故氏亦改易
無定他國不如是也

鄭之商人與他國不同昭十六年子產言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世有盟
誓始疑商人何如此鄭重或子產設辭以拒韓宣
及參觀他事始信其言不誣僖三十二年商人茲

高犒秦師而卻之成二年苟罃在楚鄭賈人將賓
之褚中以出皆非尋常貿遷者所能爲卽請環宣
事商人必告君大夫欲以一環折大國誅求之心
與子產之謀適合可見鄭之商人實有與朝廷休
戚相關者子產所言竝非一時權託而左傳之事
皆核實亦可見矣凡邑鴉子書不詳如丑衣如思
楚之君其先多以敖稱若敖之號述於傳楚遂有若
敖氏若敖之子霄敖見於史記入春秋後僭稱王
而被弑不以君禮葬者猶謂之敖熊羆爲成王所
弑曰堵敖楚子麋爲靈王所弑葬於邲謂之邲敖

子干立而自殺葬於訾實訾敖官則有莫敖人則
有焉敖閭敖敖字杜無訓釋竊意敖者蠻夷酋長
之稱字本作豪亦作葵史記晉世家靈公飲趙盾
酒縱鬻狗名敖知葵敖二字古通書序西旅獻葵
大保作旅葵鄭注云葵讀曰豪西戎無君長強大
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晚出
古文以珍禽異獸當之且訓爲犬高四尺非也楚
本蠻夷故其君皆以敖稱其後遂以名君之無諡
及貴官之亞於君者至焉敖名艾獵字曰孫叔其
云焉敖孫叔敖者非名非字殆亦國人尊之之稱

楚君之名史記楚世家自鬻熊以下皆以熊字冠之
 入春秋後武文兩世經傳無名而史記武王名熊
 通文王名熊賁堵敖為文王子見於傳史名熊羆
 堵敖之弟成王經書楚子頽史名熊惲惠王在春
 秋末傳云立越女之子章而會侯鐘銘稱楚王熊
 章秦詛楚文云底楚王熊相之多臯熊相即史記
 威王熊商威王與秦惠文王同時秦自惠文始稱
 王故文首云有秦嗣王又云昔我先君穆公及楚
 成王戮力同心袵以齊盟下云倍十八世之詛盟

穆公至惠文世數亦合故知熊相即熊商商相音
 近通用楚君之名熊傳雖不盡詳而昭十二年云
 昔我先王熊繹十三年云棄疾即位名曰熊居可
 見凡為君者必別易一名而冠以熊字蓋熊為猛
 獸字或通作能此與敖之通獒通豪俱取獸之強
 大有力者楚之以禱机名史亦此意也

范甯譏左氏其失也巫胡文定改巫為誣失范氏之
 旨蓋左氏所詳有五端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
 卜筮曰夢五者皆近於巫故曰其失巫然此不可
 以譏左氏也古者馮相保章宗祝卜筮眡禋占夢

皆與史官聯職春秋時多以史官兼之至漢猶然
太史公自言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間所著天官
書龜策日者列傳非習其事者不能道是左氏之
詳此五端正是盡史官之職而究其意旨亦時時
推本人事江都汪容甫作左氏春秋釋疑證以傳
文最爲明確今備錄之復略補其遺楚子庚侵鄭
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言
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弁玉瓚鄭必不火子產
不與明年裨竈曰不用我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昭七
年夏日有食之晉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臧者何也士文伯以爲不善政之謂國無政不用
善則取謫於日月之災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
子曰天道不諂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是左氏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謂牲
牲肥腠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季梁以爲民神之主
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有神降於莘
虢公使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以爲神聰明正直
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虞公言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宮之奇以爲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齊侯疾梁
邱據請誅祝史晏子以爲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是左氏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內蛇外蛇
鬪於鄭南門中申繻以爲妖由人興隕石于宋五
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爲吉凶由人石言
于晉魏榆師曠以爲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叔孫昭子以爲然
則戴桓也汰侈無禮亂所在也是左氏言災祥未
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不吉及惠公在秦
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

多敗德史蘇是占弗從何益穆姜往東宮筮之得
隨元亨利貞无咎穆姜以爲有四德者隨而无咎
我皆無之惡能无咎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子
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左氏言
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不可
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
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祭其得亡乎祭
之之明日而亡是左氏言夢未嘗廢人事也以上
雖非左氏論斷然諸人言之左氏取而載之左氏

固以諸人之言爲不謬矣范氏失巫之譏惡足爲
左氏病

學者致疑左氏無如卜筮一事周史之於陳敬仲卜
楚邱之於叔孫穆子皆以周易爻辭爲斷利用賓
王三日不食諸言經語顯著卽若在異國必姜姓
以讒人入名曰牛亦以動爻乾離爲占精於象數
者尙可推測又其斷辭皆出占者之口故雖前知
如神猶爲理所或有至若懿氏卜妻敬仲卜楚邱
之父卜成季史蘇筮嫁伯姬皆爲有韻語或稱且
其繇曰必是卜筮之書不是卜筮者之語而一則

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一則曰其名曰友季氏亡
則魯不昌一則曰敗于宗邱死於高粱之墟國姓
人名地名言之鑿鑿然占卜之應驗實有不可思
議者鄙著鈍硯卮言有卜筮記一篇言之頗詳况
列國卜師專門世業復有三易九筮諸書二百四
十年所載不過數卦無怪其應驗之確且顯也

春秋二百餘年列國紛錯得左傳一書使會盟爭戰
因革損益厯厯可攷春秋前百餘年載籍闕如春
秋後雖有國策錯亂無次則左氏之功誠不小矣
然其釋春秋書法則未必盡當且有強就經文并

失記事之實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賄猶歸僖公成風之襚也而以爲緩以爲豫凶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一事再見故不復書族而以爲違視邾滕之命又其論義理亦多偏駁首卷信不由中數言等天王於列國猶曰時勢使然其背理者莫如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一語夫弑君之賊舊史未有指名夫子不能懸擬一人舊史既有指名夫子必不代揜其惡况無道莫如陳靈晉靈而皆稱臣襄夫人之惡浮於宋昭公子鮑上烝祖母厥罪惟均乃反稱君其例安在又其甚者莒展與以子弑

父而亦云罪在莒子是特爲亂臣賊子開一僥倖之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春秋而亂臣賊子喜吾不能爲左氏諱而要其敘事之功則不可沒

杜注大半襲賈服之舊其出己見處繆戾甚多孔氏正義時引古注必曲護杜說近時深於經學者往往非之而詆斥最甚者無如焦里堂之左傳補疏其自序云預以父恕得罪司馬懿廢不用及司馬昭有篡弑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使參相府預遂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日見成濟之事

將有以爲昭飾并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
此左氏春秋集解之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
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而趙盾之趙
穿也王凌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
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成濟儼然託於大義而
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
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
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
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
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王討爲非顯

謂高貴鄉公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
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強禦而預皆鍛鍊
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姦王
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唐高祖之於隋
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
是而廢吾於左氏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
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預爲司馬氏飾
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近世儒者補
左氏注亦徒詳摘乎名物訓故而預撰集解之隱
衷則未有摘其姦而發其伏者余摘其說之大紕

木二
三
繆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
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孟賊也焦氏之序
如此其言雖太深刻然亦不爲無因恐曲護杜說
者亦無以爲之解也三晉善論典辭爲何無丑論
是而惡吾欲去其言其爲六男朝棟校字齊三晉
亦重巖晉領晉姑用其籍第五善而買眼前家由
惡之稍而四辭論讀風然其何矣善高顯之於謂
若文以爲無善何處此李豐之忠而何何何爲王
父嘉之善洪以自其心之不具觀隱而何皆難難
左傳札記卷第二終之非而何樂之爲志在詩與

程